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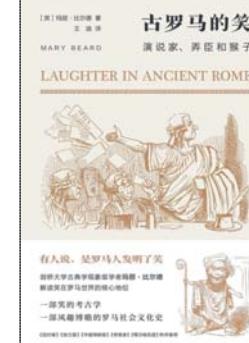


著作者说

继2015年《群山之巅》后,茅奖作家迟子建近日推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将镜头对准了她生活了三十年的哈尔滨。在她的笔下,一座自然与现代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烟火漫卷》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书秀场

《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

[英]玛丽·比尔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以为笑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表情,但是在罗马社会里,它关乎权力,关乎生存,关乎生死。这本书既是一部“笑史”,又是一部罗马社会文化史。作者在广博的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考古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幽默诙谐但又不失严谨的笔触讨论了古罗马“笑”的关键主题——从开着玩笑的演说家、弄臣到可笑的猴子,重现了古罗马社会运作方式和权力体系,揭示笑在古罗马的核心地位和文化意涵。本书不但为了解古罗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跨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



《庚子故事集》

弋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庚子年对许多人而言是充满难度的一年。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在最新短篇小说集《庚子故事集》中用五个短篇故事创造了一个当下的生活世界:一个193斤失败的胖子借由一次邂逅奋力逆流而上,一对年轻男女借由仓鼠推演出新的爱情,两位女同事疫情之后各怀心事在餐厅相聚……庸常的命运与残酷的现实遭遇,人物在人世颠沛转折处却显出顽韧的生机。弋舟拂去生活的表象而直抵核心,他笔下的小人物并不是失败者,他们于困境中慷慨悲歌,于困境里逆流而上,静候微光。



《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

[英]詹姆斯·布拉德沃斯
中国工人出版社

记者兼作家詹姆斯在为期180天的“卧底”调查中,先后应聘亚马逊拣货员、Uber司机、客服人员、居家照护员等职,挖掘出这些工作在轻松、创新名声下面临的问题,让读者看到零工经济中的灵活就业人员不为人知的一面。作者在书中展现出的真实场景,反映了零工经济乃至英国社会的另一个全新视角。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亲切、幽默、略带讽刺地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既透露出对社会温情的渴望,也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担忧,AI即将取代人的时代,我们面临的究竟是幸抑或不幸?



《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

[美]玛丽莲·亚隆 特蕾莎·多诺万·布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曾认为理想社会是以男性友谊为基础,如今正演化为两性共同支撑的社群关系。这本关于友谊的书涵盖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作者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观察女性作为朋友的嬗变。曾经被视为低层次、限于小群体间、无助于社会进步的女性友谊,其实起源于社群中的互助,此特质让我们更容易交朋友,彼此间提供更多帮助。而这正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能促使社会往关心每个人的福祉迈进。在这个日渐疏离的社会里,这个越来越普遍的女性友谊模式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时代印记

用文学守护初心

□马屹南

第一次认识陈先云是在一份报纸上,她作为集团唯一下派的女干部扶贫工作结束归来,写了一份长达三四十字的工作感悟。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读完的那一刻,我的眼睛不自觉地湿润了。都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的心血,那《天赐》不仅是陈先云的心血,还是她作为奋斗在一线的第一书记挥洒的汗水和内心的苦乐。

这部小说没有留守儿童文学常见的“卖惨”弊病,也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任意评判,而是尽可能忠实、客观地呈现故事。但又并非照搬事实、直抒胸臆,更不屑人云亦云,而是加入了自己通过认真观察、深入思考以及实践验证过后的审慎取舍、积极探索。



《天赐》
陈先云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为曾经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作者亲眼看到过留守儿童父母身不由己的艰辛与无奈,也深切体会到国家反哺农村的决心及力度,看问题的角度、思考的深度自然异于芸芸看客。她

用细致而精到的笔触,用文学的语言展现给读者一个个丰满的人物、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和一段段独具慧眼的意境。它像一块璞玉,经得起读者的一遍遍“琢磨”;又如一棵苦菜,咬一口立马滋出令人心悸的苦涩,但细细咀嚼,就会慢慢回甘。

整部小说建立在丰富的生活情感体验之上,但并没有为凸显生活的真实性而放弃文学性,之所以打动人,除了语言魅力外,更重要的还有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真情。作者自言:“我从农村走出来,很想重新回去看看在城市化如此迅速的当下,乡村是什么样子,我能为乡亲们做些什么。正是因为这种情结,我把他乡当故乡,拼尽全力工作。从村里孩子的身上,我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陈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在用文学守护初心。

人们的寿命长度是有限的,而图书是无限的。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天赐》没有仅仅把镜头对准学生,而是像一部电影,把孩子们的生活搬到了荧幕上。在农村孩子的生活中,没有电脑游戏,没有ipad,但是有下河游泳,有路边打枣,有属于农村、属于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和乐趣。

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教授曾经讲述了一段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后说:这就是个人经验,这是我们的想象力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而这种个人经验恰恰是文学所需要的经验。陈先云在扶贫一线攻坚的两年也恰恰如此,她的故事里的笑与泪、期望与困惑,甚至善良与丑恶,或许在那700多个日夜里,反反复复地在她身边上演,在所有“第一书记”的生活中出现,这就是属于她和一线干部的个人经历,不是仅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就能完整、生动地表达出来的。

作者在后记里说: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分享了村民和孩子们的快乐,目睹了他们的家庭不幸,但他们却像麦苗一样,经过严寒风雪,反而更加茁壮。这样精神也时时在书中体现,我想,这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要担负的时代重任吧。

我们时代的塑胶跑道

□迟子建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春夏秋季时,来这里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时只要天气好,我会在黄昏时去塑胶跑道,慢跑两千米。但冬季以后,天寒地冻,滩地风大,我只得在小区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怕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因为塑胶材料有刺鼻的气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来此散步的人锐减。为了防止人们踏入未干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马扎铁和绳子将跑道区域拦起来。可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去散步时,在塑胶跑道发现一只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觉难道与人类不一样,把刺鼻的气味当成了芳香剂?它落入塑胶泥潭,翅膀摊开,还是飞翔的姿态,好像要在大地给自己做个美丽标本。而与它相距不远,则是一只凝然不动的老鼠——没想到滩地的老鼠如此肥硕。这家伙看来不甘心死去,剧烈挣扎过,将身下那块塑胶,搅起大大的漩涡,像是用毛笔画出的一个逗号,虽说它的结局是句号。而我一路走过,还看见跑道上落着烟头、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纸、房屋小广告等,当然更多是树叶。本不是落叶时节,但那两日风大,绿的叶子被风劫走,命差的就落在塑胶跑道上,彻底毁了容颜。

无论死去的是燕子还是老鼠,无论它们是天上的精灵还是地上的窃贼,我为每个无辜逝去的生灵痛惜。

我们在保护人不踏入跑道时,没有想到保护大自然中与我们同生共息的生灵,这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我迎着冷风走到记忆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时,哪还看得到一点疤痕?它早已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完成一部长篇,多想在冷风中看到一轮金红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实早早收走了,留给我的是阴郁的云。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

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不期而至的烟花,催下了我心底的泪水。而在列车上流泪,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2002年初春,爱人车祸罹难,我从哈尔滨乘夜行列车北上奔丧,眼泪流了一路。而这一次,却仿佛不是因为悲伤和绝望,而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我对小说中写到的经营“爱心护送”车的人,做过艰难采访,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拒绝的。当然也有我在现实中寻不到影子,但在我对这座城市历史的回溯中,追踪到的人物。像犹太人谢普莲娜,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日本战俘,民间画师等等,他们是百年前这片土地的青春面孔,如今他们的后辈,无论犹太裔、战争遗孤还是退休狱警,与小镇弃尸者、孤独的老人、伤痛的少年、怀揣梦想的异乡人甚至城郊的赶马人等等,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送达夜晚。当我告别这些人物时,感觉他们似乎还有没说完的话。还有作品中葬身塑胶泥潭的雀鹰,当我给这部书画上句号时,又看见了它那仿佛沾着鲜血的羽翼,什么样的天空和大地,才能让它获得诗意的栖居呢?这让我想起四年前到群力新居的次日,是新年的早晨,我走向北阳台时,迎接我的除了新年的阳光,还有一只站在窗外的鹰!这森林草原的动物为何出现在城市?它是迷路了、受伤了还是因为饥饿?它有话要说与一个孤独的房屋主人吗?我有无穷的疑问。当我返身取相机,想拍下它的那刻,机警孤傲的它张开翅膀,朝着天空飞去。一个浪迹天涯的精灵,一定有着一肚子的故事。这只鹰和我在塑胶跑道遇见的死去的燕子,合二为一,成了小说中雀鹰的化身。

小说总要结束,但现实从未有尾声。哈尔滨这座自开埠起就体现出鲜明包容性的城市,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城外人,他们的碰撞与融合,他们在彼此寻找中所呈现的生命经纬,是文学的织锦,会吸引我与他们再续缘分。

我偏爱格里格、肖邦、斯美塔那、西贝柳斯这些民族乐派的大师,在他们的音乐里,你能听到他们身后祖国的山河之音,看到挪威的山峦,波兰的大地,捷克的河流,芬兰的天空。音乐家和作家在呈现大千世界时,也许只是山峦里山妖的一声歌唱,大地上人民的一声叹息,天空中归鸟的一声呢喃,以及河流的一声呜咽。但这每一个细小之音汇聚成流时,声势就大了。这样的民族之音,欢乐中沉浸着悲伤,光荣里有苦难的泪痕。而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就像我们此时身处的世界,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中,如此动荡如此寂静,但大地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敞开温暖宽厚的怀抱,给我们劳作的自由。

毫无疑问,经历炼狱,回春后的大地一定会生机勃发,烟火依然如歌漫卷。